

裁军谈判会议

17 August 2010
Chinese

第 1193 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0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15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甘乔·加内夫先生 (保加利亚)

* 因技术原因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重发。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193 次会议开会。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裁军会议和我个人向巴基斯坦代表团表示对近些天在该国发生的严重水灾的受害者的最诚挚哀悼。对这次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和破坏，我们感到悲痛，我们向巴基斯坦代表团表示我们的同情和支持。

现在我们看看发言名单。第一位发言者是波兰大使日斯拉夫·拉帕茨基先生。据我所知，这将是他的临别发言，当然，作为我的责任，我要很高兴地提一下，拉帕茨基大使已和我们共事多年，他的智慧和忠于职守总是在鼓舞着我们的工作。和以往一样，当这样一位富有经验的同事要离开日内瓦和这个讲坛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遗憾。但我知道，他的离开是伴随着美好前景的。因此，在他发言之前，请允许我代表裁军会议和我个人祝他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拉帕茨基大使，现在请您发言。

拉帕茨基先生(波兰)：主席先生，非常感谢您给我发言机会。我要和您一起向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

在您担任主席后我第一次发言之际，我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支持您为使本讲坛取得显著成绩所做的努力。

我确实要离开，是说再见的时候了。我荣幸地作为波兰代表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工作了六年多。我第一次是从现在古巴的位置上请求发言的，我无所遗憾。我们的议程经历了多次变化，但我们还是不时地设法找到前进之路。当我们为促进任务的顺利过渡和某一届会议各轮值主席之间的长期合作而通过了 6 主席制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特别是要记住，本届会议仍然缺少一项工作计划。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遭遇了很多挫折，但总会有打破僵局的办法。

当然，我们应当遵守议事规则，它反映了每个国家考虑自身安全利益的权利，即便是特殊利益。然而，这个著名机构的健全及其国际威望要求所有成员也尊重其他成员国不浪费时间进行谈判的权利。我们都应当珍视协商一致意见的规则，但它不应适用于程序性问题。阻碍应当是有限的。

我希望，你们最终会同意通过一项工作计划，就所有已可以讨论的问题进行非常必要的谈判。均衡的办法应当是完整的。

在会议上采取拖延战术的时间越长，就越应当积极考虑建立一个替代性讲坛或平行办法，以便在没有会议议事规则制约的情况下就已成熟的核心问题做一些实际工作。在这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一个讲坛或办法对实现目标是否真有必要。我的回答是：没有必要。我认为，现行议事规则使抱有共识的多数会议成员可以在没有授权、没有就一个附属机构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谈判。当然，由于会议主席的作用只限于引导各国讨论它们希望讨论的问题，抱有共识的多数就需要独立协调他们的活动，并就如何分工达成一致意见。不能参与这一过程的国家则可在全体会议的任何时候就任何问题发言，包括它们所关心的问题，但它们不能阻挡多数的努力。的确，这样，其主要安全利益就会在谈判最后结果中得到

充分保护，参与这一过程的会议成员则应尽一切努力获得足够和持续的支持，使其立场在最后妥协中被作为一个因素对待。显然，人们不应期望抱有共识的多数谈判结果会在裁军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但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提醒大家，让裁军会议感到骄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情况也是如此。

大家可以作为最后一次机会按照这个模式将会议引上正轨。这将会鼓舞其他国家申请加入裁军会议，应当以适当的普遍化精神给予它们这种资格。

谢谢您，主席先生，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要感谢这里的每一位的合作。我祝大家的努力获得成功。

主席：谢谢拉帕茨基大使的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尊敬的印度代表拉奥大使。

拉奥先生：主席先生，我想和您一道向巴勒斯坦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和支持，并表示希望他们将能很快克服困难。我还要感谢拉帕茨基大使在过去六年中所做的贡献，他在裁军会议中出色地代表了该国代表团。我祝他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取得圆满成功。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由您来主持讨论。我们保证会与您全力合作，支持您履行职责。

印度十分重视作为唯一裁军谈判讲坛的裁军会议。联大第一届特别会议经协商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要求裁军会议负责就商定议程项目上的各项谈判出适用于全球的法律文书。议事规则，包括协商一致规则，对裁军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些规则对于处理安全问题、由成员主导的谈判讲坛而言非常重要；我们认为，裁军机构本身不是造成裁军会议的工作目前僵局的原因。

对于没有能就裁军会议今年的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和大家一样感到失望。我们在第一届会议时就表示，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能按照 2009 年协商一致的第 CD/1864 号决定就一项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印度决不会阻挠。应当回顾一下的是，2009 年 12 月联大经协商一致通过的第 64/29 号决议曾促请裁军会议在 2010 年初就一项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计划包括就一项削减裂变物质条约立即开始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这些谈判对印度有关其他议程项目的原则立场，特别是有关核裁军的优先问题的立场并没有影响。在上届会议期间，印度曾积极参加关于所有议程项目的非正式讨论，我们认为，就一项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以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仍然是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

作为 21 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印度将核裁军放在最高优先地位。印度一贯支持全面、彻底和可核查的核裁军。我们还坚持认为，只有和彻底消灭核武器联系起来，不扩散才能取得真正成功。1988 年，拉吉夫·甘地总理曾提出一项在限定时间范围内、全面和没有任何差别地消灭核武器的具体行动计划。印度仍然决心实现这一目标，决心实现无核武器和无暴力的世界秩序。

我们欢迎俄罗斯和美国签署的关于削减核武库的新协定。美俄两国仍拥有世界核武器的 90%，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为实现全球和没有差别的核裁军，需要一个有普遍承诺和商定的多边框架作保证的逐步过程。应当记住，裁军会议的时间最久、最根深蒂固的僵局就是与核裁军有关的议程项目方面。我们希望，裁军会议能对最近国际上涌现的赞成消灭核武器的意见做出反应，以使那些意向性宣言变成可导致彻底消灭核武器的专门和具体行动。

我们认为，使核武器逐步失去合法性是实现彻底消灭核武器的关键。降低核武器在安全理论中的作用，增加对使用核武器的制约，取消核武器警戒，减少核危险，包括偶然或无意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及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的措施，都是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际支持的措施。印度在联大第一委员会中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包括了很多这类建议。我想提一下联大第 64/59 号决议，其中建议裁军会议谈判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关于减少核危险的第 64/37 号决议；以及关于防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措施的第 64/38 号决议。我们支持进行谈判，以就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排达成协议。印度赞成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准备将这些承诺变成多边法律安排。印度还支持签订一项全球不首先使用条约。

印度对一项削减裂变物质条约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与其他国家共同提出了联大第 48/75L 号决议；该项决议表达了一个全体一致的信念，即：一项没有差别、多边、有效、可国际核查的禁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物质的条约将是对各方面无核扩散的重大贡献。Shannon 报告中所载任务是基于 1993 年联大决议中的协商一致意见，要求裁军会议成立一个关于“禁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物质”的特设委员会，同时指导该特设委员会为此目的谈判一项没有差别、多边、可有效国际核查的条约。这样的委员会成立了两次，一次是在 1995 年，另一次是在 1998 年。

根据更近一些时候，也就是 2009 年 5 月 29 日裁军会议经协商一致通过的第 CD/1864 号决议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在 Shannon 报告和其中所载任务的基础上谈判一项禁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物质条约。由此可见，国际社会中长期存在着关于削减裂变物质条约的基本目标和任务的协商一致意见，这已经多次重申，没有必要再就此重新进行谈判。印度决心致力于谈判一项没有差别、多边、可国际核查、禁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物质条约。未来的条约必须能满足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印度是一个核武器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负责任成员，将负责任地对待这些谈判。

印度支持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同时考虑到，迅速变化的技术发展不仅影响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而且影响到外层空间安全。虽然无差别和普遍可接受的透明度以及建立信心的措施可能是有益的辅助措施，但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谈判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为所有外层空间使用者加强外层空间安全。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感谢您很好地引导了我们的工作。我们非常欣赏您为与会议成员协商做出的努力。我们认为，各代表团都应当协助您和您的继任者，以便会议能早日开始实质性工作。

主席：谢谢拉奥大使的发言。发言名单上已经没有发言者了，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我看出尊敬的俄罗斯联邦代表洛希宁大使希望发言。

洛希宁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让我首先代表俄罗斯代表团向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和哀悼，他们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严重自然灾害；我们希望，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能克服灾害带来的后果。

主席先生，关于日斯拉夫·拉帕茨基大使，我想说两句话。很遗憾，我们的同事和好朋友就要离开日内瓦了。日斯拉夫是一位非常熟练的职业外交官。他富有远见。他能超越国家和区域利益，看到当前事态之外。

2006 年，我有幸和日斯拉夫一起按 6 主席制(六名会议主席小组)进行工作。当年一月开始担任主席的第一位就是日斯拉夫·拉帕茨基。他亲自为裁军会议全年的工作定了调。当时特别是由于他的努力才建立了 6 主席制，这个制度一直延用到今天。关于外层空间非武器化的第一次专题讨论也是在那时进行的。中国和俄罗斯当时拟订并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

在我们一起工作期间，我发现了，对我个人来说，拉帕茨基大使作为一名外交官的卓越品质。这包括进行深入分析的智慧以及对情况进行全面和准确评估的能力，听取别人的意见并据此总结出大家都能接受的主张。他是一位能调和分歧、实现折衷的外交官，这对裁军会议的工作绝对必要，实际上，不只是裁军会议的工作。日斯拉夫在人权理事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在日内瓦的外交使团中都不愧是优秀的外交家。这些优秀的专业素质和他个人的良好性格形成了完美结合。日斯拉夫总是表现出波兰式的礼貌和关注，他的心神充满了善良和高尚。

日斯拉夫，你是一个真正的人和可靠的朋友。这些年来能和你在一起工作和成为朋友让我感到骄傲。我知道，你已被指定在波兰担任一个重要的高级职务，但不论华沙的一切是多么美好，你都应当知道，我们这些人在日内瓦是多么想念你。我祝你在你的职业和个人生涯中一切顺利并取得更大成功。

主席(以俄语发言)：谢谢尊敬的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发言。(主席以英语继续说)

我注意到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贾扎伊里大使希望发言。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我想向我们的兄弟扎米尔·阿克拉姆大使表示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和我个人对巴基斯坦因当前的可怕灾难所遭受的损失表示衷心哀悼。我们知道巴基斯坦人民是坚强的人民，我们相信，他们会像克服其他困难一样克服当前的困难，虽然这可能是他们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气候灾害。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会以可能是较快一点速度做出反应，

帮助我们的姐妹国家巴基斯坦摆脱当前的困境。我向阿克拉姆大使表示我们最深切的同情和强有力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还要向因同样巨大自然灾害遭受生命损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哀悼。我们知道，印度等其他国家也遇到这种挑战，我们向包括从毛里塔尼亚到尼日尔等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遭遇困难的国家表示我们衷心的哀悼和同情。

我想对拉帕茨基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敬意、爱戴和钦佩。多年来，他一直是裁军会议的一种动力，至少是我在这里的这些年；我必须说，当我们通过载于第 CD/1864 号决议中的工作计划时，我国代表团对拉帕茨基大使充满感激，他依靠自己的灵感提出了 6 主席制的办法；在困难的时刻，我发现这是在裁军会议上促成协商一致意见的重要办法。因此，阿尔及利亚赞同第 CD/1864 号决议，但我想，阿尔及利亚也应赞同拉帕茨基大使对最大限度利用会议主席任期的富有想象力的支持，在这么短的任期内，任何人要想实现那种难以捉摸的突破都很困难，然而，由于有了 6 主席制，我们克服了快速轮换造成的困难，2009 年，我也有幸体会到 6 主席制的好处。主席先生，我对您和您的继任者的最好祝愿就是，能得到 6 主席同样的友善支持，正如我国代表团去年所得到的那样。

拉帕茨基大使，我不得不做这一即兴发言，因为当听说您要离开时，我不能沉默，即便您将得到的是已由您这里的工作充分证明应当得到的晋升。您的离开让我们感到悲伤；请相信，您的名字必将与裁军会议可能实现的最好前景联系在一起。我们祝您万事如意。

主席：感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是否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我注意到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阿克拉姆大使要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要借此机会向您，向波兰、印度、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大使以及我相信与今天上午的发言者有同感的在座的所有其他人表示我们的赞赏和感谢，他们都对我们最近遭受洪水之害表示同情。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发表的善良言词和表示的支持，我一定向我国政府转达。我们盼望能与国际社会的朋友和伙伴一起努力，克服所发生的大规模破坏。我们最大的力量源泉仍然是与国际社会的友谊，我们完全相信，过去经历了其他这类考验的巴基斯坦人民同样会战胜这次灾难。但我还是要感谢在座各位好心的支持言词。

我还要向中国和俄罗斯人民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支持，他们同样遭受了变化无常的气候之害。我认为，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关注正在发生的严重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在其变成全球问题之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向我的朋友拉帕茨基大使说一声再见。听说他就要离开日内瓦，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们祝他前途无限，希望他知道我们非常珍视他的友谊、献身精神和他对我们在裁军会议中所处理问题的了解。我借此机会祝他万事如意。

主席：谢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现在，请允许我请裁军会议副秘书长萨雷瓦先生发言。他将为我们提供关于今年 9 月 24 日将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的一些情况。

萨雷瓦先生(裁军事务副秘书长)：主席先生，除早些时候传达的以外，我还要补充的是，会议将于 9 月 24 日星期五举行；这一点以前已经传达过，但我们现在知道了确切的时间，会议将从上午 8 点开始，下午 1 点结束。会议将在北草坪大楼第 2 会议室举行。

安排五个小时是联合国秘书长亲自决定的。他决定将最初安排的两个小时再延长三个小时，以便让各国部长和更高级官员都有机会发言。换言之，就是将尽一切努力确保部长级以上的发言者都能发言。向联合国所有 192 个会员国、教廷、巴勒斯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发出了与会邀请。

将促请发言者将发言时间控制在最长允许时间内。最长允许时间将在近期发出的与会须知中通知各代表团。联合国秘书处目前正在编写这个与会须知，其中将详细说明后勤和其他安排，与会须知将在下周末之前发给在纽约的所有会员国代表团。

如将在与会须知中所说明，发言名单大约将于 9 月 1 日在纽约开放登记。目前，即便有五个小时可供会议使用，而且，我也说过，将尽一切努力让部长级和部长以上的所有发言者有机会发言，但重要的是发言者还是要遵守最长发言时间限制，以便让其他高级与会者有时间发言。在拟订发言名单时，不仅要注意登记时间，而且注意发言者的级别。换言之，将遵守在纽约举行的这种高级会议所遵循的惯例，即登记时间和发言者级别。

这正是秘书处在这点上想征得大家同意的问题。我们希望能于下周末在纽约散发与会须知。

主席：我感谢副秘书长向我们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现在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贾扎伊里大使发言。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也要感谢副秘书长提出的意见。我估计，关于这次会议的安排和计划，在纽约曾有与会员国的某种民主互动。我有一些问题。可能我可以提出第一个问题。有与会员国的民主互动吗？我确实注意到，例如，根据刚才的发言，会议持续时间根据会员国的反应已从三小时延长到五小时，因此，肯定曾有某种互动，如果确实进行过协商，能否告诉我在哪里进行的协商。

如果要我提出意见，我要说，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最好是讨论一整天，而不是急急忙忙地从上午 8 点就开始讨论。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代表的级别要和所给的发言时间相联系，因此，我希望能尽快宣布可给予的发言时间，因为要让很高级的官员从本国首都不远万里来到纽约做 2、3 分钟的发言有时候是很难的事，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需要对有关费用说明理由的。因此，可能需要做出某种说明。我建议尽早提供这一说明。

第三点是，能否说明这次会议的期望结果是什么？当很多会员国聚集在一起开这样一个大会时，即便是非正式的，也必须感觉到有一个目的。当然，我知道，目的是给裁军会议上的讨论提供更大的动力。是这个目的吗？那么，预期会有什么后续行动呢？我估计，可能会提供一个讨论情况概要或由秘书长对辩论做出某种解释。是否会说明这只是一个一次性活动，还是花这么大力量举办这么盛大活动之后还会有后续行动？如果如此，在考虑采取什么后续行动？

最后，我想知道，如果各会员国派国家元首或部长作为代表，对他们的贡献是否会有某种记录。会有某种简要记录还是会议纪要？这是我的第四个问题，我希望在这方面能有个说明。

主席：谢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副秘书长发言。

萨雷瓦先生(裁军会议副秘书长)：谢谢您，主席先生，也感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提出非常有用的问题。

关于其第一个问题，即与会员国协商的问题，秘书长确实征询了很多会员国的意见，在纽约以及在旅行期间与高级对话者的互动过程中都是如此。我还认为，秘书长还将在最近，可能是今天，会见各区域组——在纽约的五个区域组的主席。

关于是否可能将会议的时间延长到一整天，这个问题确实讨论过。但是，由于在那一周其他高级别会议的非常密集的安排，这是不可能的。最多能安排五个小时，即从上午 8 时到下午 1 时。

关于发言的最长持续时间，可以说，最长时间不能超过 5 分钟，但具体时间将在与会须知中通知会员国。

关于会议结果，如以前所提到，会议结果将采取主席总结的形式，但我认为，秘书长肯定不希望看到这次会议如昙花一现，成为很快会被忘记的一次性事件。过去几年中在联大范围内曾举行关于不少问题的很多高级别专题会议，采取有效和有意义的后续行动一直是个难题。但我可以说，联合国秘书长和裁军会议秘书长都希望对会议结果也采取更向前看的态度。

换句话说，秘书长将在其最后致词中对会议内容进行总结，但同时其中也会有某种向前看部分。然而，目前仍在就会议本身和这种向前看部分进行协商。

遗憾的是，关于大使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提供记录的问题，目前我还不能回答。我们将找到和提供一个答案。由于到时联合国的极为沉重的工作负担，不用说逐字记录，就是简要记录也不会有，但我估计新闻部将在场，肯定会提供新闻简报。

主席：感谢副秘书长。现在请尊敬的德国代表霍夫曼大使发言。

霍夫曼先生(德国)：主席先生，我也曾请求就阿尔及利亚大使提出的问题发言，但因为我现在已在发言，就让我 and 前面的发言者一起向遭受自然灾害的巴基斯坦、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表示哀悼和同情。我认为，在这些人道主义灾难的日子里，所有其他问题都应当让步，我们应当集中精力帮助和支持受影响的国家。

让我也就我们的波兰同事拉帕茨基大使的即将离职说两句话。我去年才到，所以没能赶上 6 主席制的提出等事件，但我还是要说，我对拉帕茨基大使的即将离开感到非常遗憾。我觉得他很有感召力，在很多问题上知识丰富，当然包括裁军会议，我感兴趣地聆听了他的告别发言，觉得非常发人深思。我还觉得他是一位文雅的同事，很像一位我称为“老欧洲式的人”，对此，我很欣赏，我祝他好运。

关于目前讨论的问题，我想在贾扎伊里大使提出的问题之外再增加一个问题，那就是对 9 月 24 日的会议来说我们自己的作用是什么。我认为，关于这次会议，最好是各国代表团能就它们的期望交换一下想法。我个人总是倾向于进行一次所谓的“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以便更接近一些问题的实质。我只是不知道在这方面是否有什么计划。

主席：谢谢尊敬的德国大使。现在请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阿克拉姆大使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对于秘书处提供的 9 月 24 日高级别会议的情况，我想提出一些意见，并与大家交换一下想法。

我完全同意我的同事阿尔及利亚和德国大使的观点以及他们向秘书处提出的问题。

我的问题一个与程序有关，另一个涉及实质。关于程序，如果我理解得不错，早些时候曾有一项建议说，各区域组或代表各区域组的一些国家元首将代表它们各自的区域发言；在上周我们与裁军会议秘书长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我们中的几位指出，就亚洲区域而言，没有协商一致的立场，因此，需要有一个以上发言者或一个以上国家发言。另一方面，在纽约进行的讨论给我们的理解是，不结盟组——不结盟运动国家将由其协调员来代表，该协调员将代表不结盟国家发表意见。

因此，我想知道他将在什么基础上发表意见。是否仍然是在区域的基础上，或者，我们这一组是否能说，我们对整个裁军机制的想法应当实现？这是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结果的。如果结果是主席的总结或评估，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和会员国如何表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整个活动焦点的裁军会议又能提供何种投入呢？这正是我与我的德国同事意见一致的问题，我们都认为，这里，在裁军会议中，我们至少需要就我们认为应当是 9 月会议的核心和结果的东西进行非正式讨论。

主席：谢谢阿克拉姆大使的发言。现在请副秘书长发言。

萨雷瓦先生(裁军会议副秘书长)：主席先生，关于 9 月 24 日的发言，确实曾有人提出这样的想法，即：由于时间限制，将由属于五个以纽约为驻地的区域组的固定数目的会员国发言，但后来这个想法被放弃了，准确地说，就是允许最大数目的会员国发言。秘书长决定将时间延长到 5 小时。所有发言者都将代表本国政府发言，或者，在是组织的情况下，代表那三个组织发言。如果发言国碰巧是在一个区域组或政治集团中起核心协调作用的国家，当然非常欢迎该国能代表某一特定团体的立场。虽然这个会议不是联大的一个会议，因而联大的议事规则和惯例不适用，但可能将遵循适合于这类高级别会议的既定做法，这一既定做法包括可由重要集团的发言人或协调人提早发言。

关于团体发言的可能性问题，这就是我目前所能说的全部了，但我想，会采用联大的一般惯例。

关于实质，关于霍夫曼大使和阿克拉姆大使提出的是否可能在裁军会议中进行非正式讨论或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会前确定会议的实质等问题，这当然是主席应当争取和由会议成员决定的问题。这不是应当由秘书处决定的事。当然，如果秘书长在筹备会议期间能体会一下“感觉”，那也会是有益的。如果他能对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 9 月 24 日会议核心内容的讲坛上的感觉有所了解，也会有好处。如何提前将那种感觉、那种情绪提前传达给他，按我的理解，这仍然是一个需要协商的问题。这可以通过裁军会议的非正式讨论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会议成员向主席和秘书处提供的非正式投入来实现，当然，非常欢迎这类投入。

主席：谢谢副秘书长。现在请尊敬的乌克兰代表发言。

卡西亚诺夫先生(乌克兰)(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为在巴基斯坦发生的洪灾，我想对该国代表团表示哀悼。

第二，我想说说将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如您所知，乌克兰的发言一直赞成延长这次会议的时间。我们一直在不断与东欧国家组中的伙伴进行协商，并就延长会议时间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特别是因为裁军会议在过去十年中没有能做出任何重要决定。我们都对高级别会议寄予很大希望。因此，我想代表乌克兰表示支持今天所表达的关于通过和延长时间范围的意见。我们建议举行一个五小时而不是三小时的会议，并拨出一个整工作日。

我们认为，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的结果不仅需要包括已经提到的主席的总结，而且要包括一些旨在打破裁军会议工作的僵局的建议。在这方面，举行一整天的会议是值得的。

主席：感谢尊敬的乌克兰代表的发言。在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就本主席对即将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的作用和计划做一些说明。

在上次全体会议上，我曾有机会对我们有关这一问题的打算做一些说明。在宣布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的意图之后，一些代表团要求我们考虑它们的愿望，即：在裁军会议之内或之外以非正式会议或“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的形式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记得，在裁军会议秘书长与几个区域组举行的会议上，一些代表要求我们为这个高级别会议做出贡献。在我们的任期期间直到当前，包括在休会期间，我们进行了几次双边协商并举行了一些会议，我们确实在准备举行这样一次会议以便就即将召开的高级别会议包括其结果自由交换意见。我们仍在考虑这个可能性。我们打算下周，也就是我们的主席任期的最后一周，举行会议。我们仍在考虑这个想法，但坦白地说，现在我发现，我们的有些同事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了。但我们将继续考虑举行一次会议的可能性。我们仍然可以考虑会议的形式，当然，还有会议要用的时间。

我现在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发言。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感谢您的补充说明。在我提出我想说的意见之前，我想向我们亲爱的朋友洛希宁大使致歉。我早些时候做了一次临时发言，在我们也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的时候，我未能像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那样，向俄罗斯表示我们也有同情。

我们确实有些难以讨论在日内瓦的大使们应起什么作用的原因是，在与裁军会议秘书长会晤之后，我们的印象是：这将是一种不是裁军会议的安排，而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安排，这使我们陷入了有关如何安排这种协商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中，即便是非正式的非正式协商；你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在裁军会议中，就非常正式，即便是在我们不正式的时候。它与程序问题混淆在一起了，这就使问题变得复杂了，我个人真有点气馁了。

现在如果这个问题在裁军会议范围内处理，我认为会使事情简单得多，而且，没有理由认为裁军会议不应有表示其意见的机会，尊敬的副秘书长应当将这些意见转达秘书长。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听裁军会议副秘书长说，秘书处准备接受或至少考虑可能来自裁军会议的任何 9 月 24 日会议的立场。那么，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能摆脱机械的程序辩论，可以说，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非正式的非正式协商安排是什么；如果秘书处愿意接受裁军会议内的任何意见，或者，秘书处通过我们各自的协调员或通过辩论了解到要点，我认为，我们就应当举行这次会议，而且，我完全同意尊敬的德国和巴基斯坦大使所表示的立场。

我们没有进行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就是这个程序性障碍；但主席先生，我现在要建议您，也许是通过我们的协调员，和我们所有人一起进行非正式的非正式协商，然后像您曾表示的那样，决定下周举行这种非正式的非正式协商会议，我们希望看到如何将这些意见转达秘书长。我们在开始之前需要确定的唯一一点是，在纽约，不论秘书长怎么决定，他确实愿意考虑裁军会议的投入。

主席：谢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我注意到您的建议。现在请尊敬的巴西大使发言。

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巴西)：主席先生，让我和您以及其他同事一起向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以及所有目前遭受自然灾害的其他国家表示哀悼和对它们的问题的关注。我不会忘记，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努力避免更大的灾害。现在轮到我发言，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一起工作的拉帕茨基大使表示同情和友谊。

我简单说两点。第一点是，如果在裁军会议上不交流意见，我会觉得奇怪。我想非正式地说一说将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因为从一些对话和区域会议来看，仍然不清楚的是，我们的领导人应当考虑哪些问题，当然，不论秘书长在进行多么重要的协商。我认为，我国政府希望从各代表团了解一些情况，不仅仅是关于实际情况的情况——我们从萨雷瓦先生那里了解了我们希望了解的几乎一切——而且是关于预期的是什麼，什么是最好的说法。高级别会议要讨论的问题范围很广，但时间很短。因此，每个发言者都会集中谈一些问题，这将有助于秘书长的工作和他在会议结束时做出结论。因此，我认为交流意见很重要，如果本会议在高级别会议之前不就实质问题交流意见，就可能没有积极的解释。

第二点是安排问题，但这会影响到实质。我没有收到秘书长发出的参加这次会议的邀请信，我也不记得它是否回答了我的问题，因此，也许您，主席先生，或裁军会议副秘书长能告诉我会议的主题。换句话说，关于当日的计划，日志中会怎么说？也就是说，会议的名称是什麼？

主席：谢谢尊敬的巴西代表。可记录的是，题目是“恢复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活力，促进多边裁军谈判”。

现在请尊敬的德国代表霍夫曼大使发言。

霍夫曼先生(德国)：主席先生，我为再次发言道歉，但我认为这里进行的是一次重要辩论。我发现极不寻常的是，在这样一次高级别会议举行前五周，据我所知，对会议的实质各国之间没有任何真正有组织的讨论。我们听到讨论程序性问题，如：国家元首或部长或发言多少分钟，会议将持续多长时间，等等，但在会议结果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讨论。因为您刚应我们的巴西同事的请求说明了会议的题目，我觉得确实完全符合情况。这毕竟是因为在这里发生在裁军会议中的僵局才举行的一次会议；作为裁军会议，如果我们不至少就期望能从会议得到什麼的问题进行一次非正式讨论，我认为，这确实很不寻常。

现在，问题不是将以一种协商一致意见的形式表示出裁军会议的意见。我认为，至少，在场的各位秘书长代表应有机会听一听裁军会议成员对这次会议有什么要说的。在这点上，我们不必达成一致意见。

这使我想到我的最后一点，这是一个程序问题。我认为，主席先生，您邀请我们参加为这样一个问题进行的非正式的非正式协商，不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我的意思是说，这会阻绝一切行动。如果进行非正式的非正式协商和发出邀请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每个人都积极地对您说“我赞成”，我认为，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认为，除非您感觉代表团中有非常强大的阻力，这我没有感觉到，进行这种非正式的非正式协商的道路是通畅的。

主席：谢谢霍夫曼大使。还有哪个代表团要发言？请贾扎伊里大使发言。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抱歉，又来发言了。我同意尊敬的德国大使的意见，那就是，如果您如今非正式的非正式协商会议，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如果这样一项决定能获得全体一致同意，当然再好不过，但我认为就进行这种非正式的非正式协商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不会成问题。

主席：谢谢您，贾扎伊里大使。现在请尊敬的喀麦隆代表恩库大使发言。

恩库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我想借此机会向友好的俄罗斯联邦、巴基斯坦和中国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喀麦隆和他们完全一样感到悲痛。

简单说几句。我刚听说您建议举行一次会议。我想，裁军会议的所有成员都会对下周举行这样一次会议感到高兴。

鉴于会议将讨论问题的重要性，我建议保证尽快举行会议，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讨论帮助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裁军会议至少应当向这个高级别会议的秘书处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以确保会议的成功。了解需要讨论什么问题的人是我们。因此，我希望我们的会议尽快举行，开一天，如果有必要，甚至两天，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共同立场。

主席：谢谢尊敬的喀麦隆代表。还有代表团要发言吗？我看没有了。

在散会之前，请允许我代表我个人就我们至此所听到的说几句结束语。第一个结论是，没有任何成员国或代表团不支持或不赞成就即将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进行协商或举行一次会议。当然，我想，要由主席决定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形式进行这样的讨论。因此，我们将再次考虑这一问题，我们将把主席团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通知大家。

如果再没有人要求发言，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如果要召开下次全体会议，将由秘书处在适当的时候将日期通知大家。

现在休会。

上午 11 时 30 分散会。